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八十六辑



111
抄一 N8
568

文史资料选辑

丛
卡

第八十六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文史资料出版社

1984.3.2a

P

本辑编辑 张文惠 曹振中

**文史资料选辑
第八十六辑**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(内部发行)

•
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
(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)
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·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•
1983年4月第一版·1983年4月第一次印刷
开本: 850×1168¹/₃₂ 印张: 8 字数: 176,000
印数: 1—42,150册 定价: 0.90元
统一书号: 11224·105

目 录

忆李公朴.....方仲伯（1）

一代英豪——邓演达.....罗伯先（46）

忆陕北四老.....秋松亭（57）

卢汉任云南省主席的经过.....范承枢（66）

我所知道的卢汉.....马子华（95）

昆明起义经过.....马 铤（148）

军统领导中心局本部各时期的组织及活动情况.....邓葆光（171）

伪满宫廷见闻琐记.....孙喆娃（208）

忆 李 公 朴

方 仲 伯*

一、苦 难 的 童 年

李公朴号仆如，原名永祥，号晋祥，江苏常州人，一九〇二年生，父李学增（号增培，又名善生），公朴排行第四。前母所生之长兄永仁（号晋仁，又名楠兴）早逝。次兄永义（号晋义，又名翰分）曾行医于淮安，也早逝。因其父曾在镇江沈家公馆做过佣人，故得沈家介绍，其同母所生之三兄公愚（原名永康，号晋康，又名寿同，比公朴年长十七岁），入镇江“合兴盛”五洋商店（京广洋货店）做学徒，期满后当店员。公朴十岁左右，曾读私塾，以学习勤奋而深得好评。然家贫，无以为生，不得不弃学就商。十三岁即随其三兄在商店做学徒。前二年，每月得“月规钱”二角，后一年半，每月得一块，三年半满师。他虽工作繁重，生活艰苦，但仍勤学苦读。他结识了一些青年学生，并常与之议论国家大事。对鸦片战争、甲午之役、戊戌变法、武昌起义

* 作者是中国共产党党员，从一九三七年开始至李公朴被暗杀前，一直担任李公朴先生的秘书。

等历史故事，尤感兴趣。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，打下了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“国之不存，何以为家”的深刻思想。

在震动全国的“五四”运动中，他发起组织爱国团，抵制日货。并以“长啸”为笔名，撰文在报上揭露一些奸商与官府勾结，深夜将日货商标换成国货商标，冒充国货的行为，使这些奸商受到应得的惩处。当然，“合兴盛”是他攻击的主要对象，于是他被这家店主开除了。

这是他第一次的爱国行动，但也是他第一次因爱国行动所受到的打击。

他并不气馁，相反的，更加奋发向上。这时，三兄公愚也因他被开除的关系，转到另一国货商店继续做店员，咬紧牙关，想尽一切办法，支持公朴继续读书。他说：“我们家境贫乏，但在知识上我们不能再贫乏了。”公朴读书非常刻苦，润洲中学毕业后，又考入武昌文华大学附中。在高中只读了一年半，因该校的校医虐待学生，酿成学潮，被开除百余人，他因是学生代表，也被开除了。

环境把他锻炼得更坚强了。从附中开除后，他又转到沪江大学附中上学，并兼图书馆工作。毕业后继续升入沪江大学，仍兼图书馆工作。一九二五年刚读完一年级，由于国内革命高潮的到来，经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介绍，他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。

“五卅”运动时，他担任上海学联工人科科长，做联络工作。学生罢课游行，他在小西门一带散发传单，险遭逮捕，幸一个小商店把他掩护过去了。

二、参加北伐军

一九二六年北伐开始，他又毅然抛开书本，弃文就武。他说：“班超能够‘投笔从戎’，难道我的觉悟还不如班超吗？”于是由上海到广东，参加了北伐军，被派到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工作。“打倒列强，除军阀，国民革命成功！”公朴一直唱着这首革命歌曲，从广东随着北伐军来到上海。他还天真地认为北伐军所向披靡，只要在上海稍事休整后，即可继续北上。统一全国，指日可待。

“四一二”的枪声，击破了他美妙的幻想。突然在一阵血雨腥风中，共产党惨遭屠戮。曾是北伐战争主力的广大工人和共产党人的鲜血，成了新军阀、流氓黑帮、国民党右派升官发财的资本和向帝国主义屈服投降的晋见礼！

公朴亲眼看到广大革命人民倒在血泊中！他说：“‘国民革命’失败了，北伐变成了自戕。”他有一些同乡同学，乃至最亲密的战友，也被抓被杀。起先他还想方设法去营救，想不到灾难也临到自己头上了。一天，一个政治部的通讯员，拿了一包共产党的宣传品来，暗中告诉他说：“这是上司让我拿来藏在你的床下的，准备搜查、陷害你。”李公朴知道自己的身边有了豺狼，于是愤然离开了部队。

三、飘洋过海到异国

公朴脱离部队，想办一个“环球通讯社”。但当时蒋介石搞

的新闻检查，钳制言论自由比袁世凯、孙传芳更为厉害，不仅不许你刊登什么，而且要强迫你必须刊登什么，否则就不让发行，或强行封闭。这样，通讯社还能起什么作用呢？公朴放弃了这个设想。

这时，美国阿雷干州黎德大学为了培训青年会的工作人员，给中国学生设有奖学金，入学条件是：英语基础好，大学未毕业，并具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，是基督教徒。公朴恰恰合乎这些条件，经青年会推荐，考试后被录取。于是他毅然摆脱一切，出国留学。

公朴在北伐时组织慰劳会，认识了张曼筠女士，她是上海有名书画家张筱楼（以画梅花著名）的次女，北师大高材生。他们原约定于南北统一之后结婚，而北伐既已中途而废，公朴又将去美国留学，遂于一九二八年初结婚。婚后几个月，公朴就出国了。

出国时，途经日本神户、大阪、西京、横滨、东京等大城市，并登陆游览各地名胜。他曾写信给韬奋说：“北伐中道而阻，帝国主义从而利用之，内战频仍，外患日巨，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任人宰割瓜分，究将何以立国？今看彼邦一片升平景象，建设工作之成绩，人民安居乐业之状况，令我回想祖国，不禁感触万端。离日本后，即直渡太平洋，在船上十余日，风平浪静，加之船上设备精适，饮食丰盛，这种舒服生活，吾辈苦学生当之，诚有局促不安之寒酸象也。抵西雅图时，该处青年会总干事富勒夫妇来接，翌晨又送上车站，赴抱特作城，六小时即达，黎德大学学生会会长卡尔君已奉校长命在车站等候矣。此城风景秀丽，为阿立康省最大之一城。居民不多，街道民房均极宽畅。

学校范围虽不大，但校誉极佳。其学规之严，功课之认真，地位之适宜，设备之完全，乃美国小的大学中最享盛名者之一。到此后，学生教授待我均甚好，校长夫妇则尤照顾周到。卡尔君与我同室，房间两小一大，小者为卧室，大者为读书室。卡尔君为此校品学兼优之学生领袖，我当受益不少。所读功课为政治系，计有法文、美国之政府、社会史、社会学，市政研究等，两年读完，再赴欧洲实地考察。我将利用余暇旁及乡村教育之研究。”最后，他还希望“海内教育家不吝赐教”。可见他当时即有志于社会教育。

公朴在美留学期间，曾为韬奋主办的《生活》写“海外通讯”数十篇，举凡政治、经济、生活、风习，应有尽有。而且均经实地考察，亲身体验，所以生动活泼，发人深思。

美国选举总统时，他不但收听竞选演说，并去选举场地观看投票，还访问各方面不同职业、不同观点的投票人。最后从现象到本质，具体分析其成败的关键，写了一篇《美国普通人民对选举总统之态度》的报道。其中也提到：“以美国人民之程度，其政治内容尚如此不完全，于此可见‘民治’之实现，良非容易之事也”。

一九二九年底至一九三二年底，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世界经济总危机。当时美国虽号称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，但多数人仍过着不足以养家活口的生活。当时他就写了《值得我们注意的顾虑》一文，说：“当时有五位曾在华盛顿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等担任过教授的政治学家，也似乎很替我们担心，不愿中国政治的发展前途，重蹈美国为资本家所把持的覆辙。我们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呢？‘平均地权，节制资本’能行得通吗？”

通过学习、考察、讨论以及节日交往，公朴写了不少关于中美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的细致入微的通讯。例如有人说中国人排外，他反驳说：“对那些侵略者，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，中国人民当然就恨了。这能说是排外吗？大量的美国人民都希望中国振作、强盛。他们一谈起来，就慷慨激昂，争论热烈，真是‘津津乐道’的。但对我国官方一些失败政策，无不愤恨填膺。”他在《双料皮毛》、《海外的官瘾》、《中山先生给谁气死了》、《中国参加比国博览之教训》等通讯中，深感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远远落后于日本，“美国还未独立时，中国已是清朝鼎盛之秋，而今相形之下，不胜沧桑之感。”

但他当时还只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，对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抱有一定幻想。如一九二八年底“东北易帜”，他看了《全中国只有一种国旗了！》（这是当时美国报纸的大字标题）一文以后非常高兴，写了一篇通讯，认为中国南北统一了，除了担心日本的侵略外，很希望中国国民政府能够“积极从事建设事业，健全五院之组织，猛力发展经济及教育之普及，二十年后，不难与英美并驾齐驱”。当然，他这种幻想，同北伐一样，只不过是又一次遭受到血的嘲笑而已！

当时李公朴在美国是“工读”，他除了擦地板，清洗餐具，修整葡萄园等等工作外，暑假期间还到阿拉斯加鱼厂里做工。学成归国时，他想旅游欧洲各大城市，进行社会考察，但没有路费。因得同学之助，到一船上做工，在膳务部打杂，这在美国称之为“工旅”。经欧洲时，在日内瓦还参加了各国人民促进国际和平团体联合大会。公朴感慨地说：用选票代替枪杆，应设法唤起全国人民注意，“阿斗能力虽薄弱，苟能不畏艰难，不躲避责

任，一如热心促进国际和平者之所为，未必会无效果可期。”这是他早期要以人民力量反对内战，争取民主，促进国内和平的设想。他在这些方面，也写了不少通讯，寄给《生活》杂志。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八日回国时，韬奋曾在《生活》上发表了《记欢迎李公朴君回国》一文，说：“公朴君为异常爱护《生活》之一人。二年前赴美求学，本刊即以驻美特约通讯相托，承他于百忙中为《生活》执笔，异常勤奋，其通讯之见于本刊者夙为读者所传诵，不必记者重为介绍。”

四、目睹千疮百孔的祖国

公朴兴高采烈地回到祖国，抱着“唤起民众”的雄心壮志，积极筹备他出国前所要办的“环球通讯社”。同时与韬奋、戈公振、杜重远、毕云程等筹办《生活日报》，一切均已就绪，但终因反动政府百般刁难，以致未能出版。（以后韬奋曾在香港出版）

当他回国时，正是蒋介石集结数十万兵力对红军进行三次围剿而被粉碎的时候。不久，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，由于蒋介石执行不抵抗政策，日军侵占了东北全境。接着日本侵略者又发动对上海的新进攻，声言要几小时内占领上海。上海军民奋起抵抗，爆发了有名的“一二八”抗战，但又被蒋介石破坏了，十九路军被迫撤退。国民党政府破坏抗战的行为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。公朴认为，上海抗战是“中国人民未完成的杰作”，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。一九三二年一月，反动政府迁都洛阳之说甚嚣尘上，并传将以西安为陪都。于是反动政府的要人大谈“开

发西北”之计。公朴当时以新闻记者身份，也步他们“相互奔临”的后尘，由潼关坐汽车到西安（当时陇海铁路仅到潼关），调查西北的社会情况。以后在《生活》上发表了一篇《潼西道上》的报道。他说：“前年西北诸省之大旱灾，赤地数千里，饿死人数达二百万。其中以陕甘为尤甚。仅就陕西而论，灾民逾二百万，饿死者近百万，达全省人口三分之一强。惨苦情形，不堪想象。至去年汉口等处水灾爆发，于是举世目光复由西北而转移中部。当我国民众正在水深火热惨祸之下，日人则乘危入犯，侵我东北，更进而称兵淞沪，于是劫后余生之千万灾黎，旧疮未复，又遭国难。于此哀鸿遍野之灾区，始因外患而见重于国人。此种临时抱佛脚之心理，对陕西现状不能有所改善也。”当时陕西鸦片为公卖品，这更使他“触目惊心”，在文中写道：“沿途罌花遍地，虽临潼之秀丽，贵妃之香池，坝桥之翠柳，亦相形失色。无论男女老幼，贫富贵贱，均相率吸烟，不死于饥饿，即死于烟毒，鸠形鹄面，逐处皆是。”他还谈到：“黄河连年泛滥，灾民遍豫鲁苏诸省，动辄近千万，这不比一般水灾，所以特称之为‘黄灾’。现在鸦片，不仅西北如此，西南也大都如此。政府收入虽多，无如人民赤贫如洗何！早知今日公卖，又何必有鸦片战争之举。这就应该特称之为‘黑灾’了。”

紧接“一二八”之后，热河又告急，华北已处于风声鹤唳之中。当时仅从粤、鲁、川之战乱来说，荼毒人民，惨不忍睹。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上海成立“废止内战大同盟”；公朴出席报告国际和平协会情形，并说明外人不明中国内战之所由起。他这时已明确认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行为，不禁气愤地说：“蒋介石不配作中山先生的继承人。”祖国的前途、民族的命运

如何，他需重新探索。
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，他在《申报》创刊六十周年纪念的时候，创办了《申报》流通图书馆。一九三三年二月又创办了《申报》业余补习学校，六月又添办《申报》业余妇女补习学校。八月以后，为了满足职业青年的要求，增设业余补习学校的分校，分布上海市区的几个地点。并在图书馆创设“读书指导部”，在《申报》开辟《读书问答栏》、《店员通信》、《业余周刊》等专刊。当时柳湜、艾思奇、夏征农、廖庶谦等都是这些专刊的负责人。原来的“鸳鸯蝴蝶派”副刊《自由谈》，改以连续刊登鲁迅杂文的新面貌出现，也是出于公朴的建议。以后他又主编《读书生活》半月刊，并发展为“读书生活出版社”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日《申报》负责人史量才继杨杏佛之后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暗杀。当时公朴正因练习骑马，摔地受伤，住在医院里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他极为气愤。商请走出医院，骨折的手臂挂着托板，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礼堂举行的史量才先生追悼会上，他作了痛斥国民党特务丑恶行为的演说。《申报》因史量才遭暗杀而被迫转向，于是《读书问答栏》等专刊改由《读书生活》半月刊发表。图书馆、业余补习学校，均将“申报”二字，改为“量才”，以示纪念，并从政治上、经济上、组织上完全脱离《申报》，以免受《申报》转向的影响。这是他同柳湜、艾思奇、夏征农等同志研究之后所决定的。以后图书馆继续发展，图书由两千多册增至三万多册，读者由二、三百人增至二万多人。补习学校由一校增至八校，学生由二、三百人增至四千五、六百人。这些学生以后大都成为职业界救国会的骨干。当时《读书生活》的影响也至为深远。由“读书生活出版社”出版的许多《问答》、《讲话》、

《常识》等等都是传播马列主义普及社会科学的重要读物。如艾思奇的《哲学讲话（后改《大众哲学》）》，柳湜的《街头讲话》，高士其的《科学小品》，夏征农的《文学讲话》、《读书问答集》，曹伯韩的《算学讲话》、《民主讲话》等。以后还出版了许多通俗读物，如《社会常识读本》，包括有曹伯韩的《帝国主义》、《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》，楚云的《妇女问答》，庶谦的《读书常识》、《读报常识》等等。他主张把图书馆办得“学校化”，把杂志办得“讲义化”，主要是着眼于工人、职员、小店员、失学失业青年。目的是使他们懂得如何生活，如何学习，读书与社会实践的统一，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。他这时具体认识到我们国家要救亡图存，必须唤醒民众，一致起来制止内战。这就是他所说的：“对内求团结，对外求抵抗。”他全力以赴地为“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”而大声疾呼。但他对内战之根源并不明白，只看到一些现象，没有抓住本质，以致某些时候，往往采取“和事佬”的态度。

五、沉默后的怒吼

一九三三年十月，蒋介石集结一百万军队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攻，并以五十万兵力直接侵犯中央苏区。为配合前方的“军事围剿”，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“文化围剿”，对革命文化运动施行前所未有的压迫。鲁迅在反文化围剿中成了一面旗帜，公朴对他是极为尊敬的。当时《生活》和《读书生活》在反文化围剿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它们在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观点，响应党的抗日救国的伟大号召及发动群众

方面，做了大量工作。公朴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坚决信任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。有的党员直接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警告，而公朴则在暗中掩护他们，一直信任他们，毫不动摇，如对夏征农同志就是一例。由此可见，血的事实教育了公朴，他开始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逐渐走向人民群众，走向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，他已逐步成为共产党的同伴和战友了。

“九一八”四周年时，他在《读书生活》发表了《一天的日记》。他说：“现在是第四个‘九一八’，一周年是愤，二周年是恨，三周年是忍，第四周年呢？”《新闻报》的副刊：《忍的第四周年》。还是忍。一直忍下去吗？感慨已发表很多了，现在还有何话可说！某名学者主张到‘堪察加’去。今天电台停止播送娱乐节目，上海南京只准人见面行一个礼，机关团体则表示‘埋头苦干’。当然，北平是不准集会的。然而满洲国新京纪念的盛典正宣传得‘一片欢腾’啊！”

“九一八”、“一二八”的创伤，似乎已被人遗忘了。当时徐道邻提出《敌乎？友乎？》的问题，于是引起了朝野人士一番议论。有人说：“不能为敌，不配作友”，“必定要有作敌人的资格，然后才有可能作朋友”，“中庸和平之道，委屈求全之望，终不可得”。公朴很愤慨地说：“一个国家，不能依靠别国的恩赐而存在。现在我们失去的土地究竟有多少？七个四川，十二个广东，十三个湖南，十四个陕西，十五个湖北，十六个河南，十七个山西，十八个山东，十九个安徽，二十三个福建，二十七个江苏，二十八个浙江。四个法国，五个德国，六个日本，十个英国，六十个瑞士，七十个荷兰，八十个比利时。我们国家虽大，能够这样‘睦邻善处’吗？现在冀察政委会，也必须聘请×籍顾

问（按：原文如此。顾问系指日寇。这是为了对付当时的上海“租界”当局和国民党反动派，他们不许直接指斥日本侵略军），是‘顾问’呢？还是主子！天知道。”他高呼：“春寒总是要消逝的，准备你们的嗓子，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吧！”

在民族存亡的时刻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“一二九”、“一二一六”爱国运动震动了全国，各地爱国救亡组织纷纷成立。上海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。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又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（包括职业界、妇女界、学生、大学教授等救国会，以及国难教育社等单位）。同年五月三十一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。全中国人民怒吼了！

公朴这时热血沸腾。他首先参加文化界救国会，以后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、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，他都被选为执行委员。关于“一二九”运动，《大公报》说是“学潮”。公朴在《读书生活》发表了《是学潮吗？呸！》的短评说：“我们的血也在沸腾了，请政府不得压制爱国运动。现在全国各个地方都成立了救国会，大学、中学、职业界、工商界、……农村中的乡民，也纷纷要求参加救国会，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，其可抑制得了吗？”

他还说：“现在只有两条路：一条是准备当亡国奴，一条是不愿当亡国奴。前者是我们的敌人，后者是我们的朋友。对朋友可以放弃不同成见，旧帐一笔勾销；对敌人绝不容忍，也不怕受任何暗算和谋害。”

当时北平中法大学曾将该校学生会给公安局的一个收据，公诸于世：“今收到：爱国囚犯十二名，在军警严密保护之下已从

高碑店安然抵校。此致公安局西郊区署。中法大学学生会。”公朴发表短评表示抗议，他说：“我们对全国因爱国而被拘捕伤害的战士表示敬意！并对爱国治罪的野蛮行为提出严重的抗议！抗议！！抗议！！！”

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，在为鲁迅先生送葬的大游行中，公朴站在队伍的最前头。

六、七君子之狱

抗日救亡运动风靡全国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，又加上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大罢工，国民党反动政府吓破了胆，于是把黑手伸向上海的救亡运动。

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二时，公朴同沈钧儒、邹韬奋、史良、沙千里、章乃器、王造时等七人，同时被捕，并辗转解押于上海市公安局。

这件惊人的消息，在报上刚一发表，社会舆论大哗。反动政府知道民情愤激，乃由上海市长吴铁城出面，胡乱向报界发表所谓声明：“李公朴等自从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，托名救国，肆意造谣，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政府之信仰。近且勾结‘赤匪’，妄倡人民阵线，煽动阶级斗争。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，改组国防政府。竟复由言论而见诸行动，密谋鼓动上海总罢工，以遂其扰乱治安，颠覆政府之企图。”等等，捏造了一大堆所谓罪名。军警便衣，日夜轮流看守，戒备森严，绝对不准见客。但纸是包不住火的，全国一片呼吁、抗议和声援声，告书、宣言、函电、交互纷驰，乃至集会游行、请愿、示威。英、美各